

16年后

深圳艺术节
回顾邀请展

AFTER 16 YEAR

THE RETROSPECTIVE EXHIBITION
OF SHENZHEN FINE ART FESTIVAL

深圳市文化局

深圳艺术节作品



主 编：王京生 董小明

副 主 编：郭炳安

编 委：王京生 董小明 郭炳安 谢力行 陈宏新

责任编辑：郭炳安 张新英

美术编辑：鲁 珊

资料整理：陈俊宇

作品摄影：林为农

展览承办：深圳市关山月美术馆

出版时间：2001 年 10 月

准 印 号：深新出临字 2001/065 号

制版印刷：深圳市明森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J2-28/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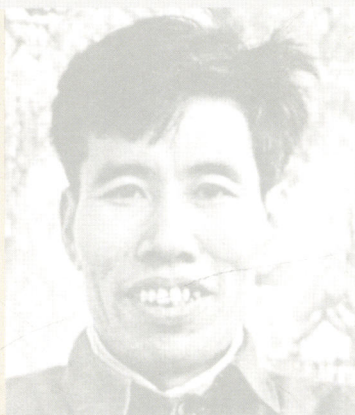
AFTER 16 YEAR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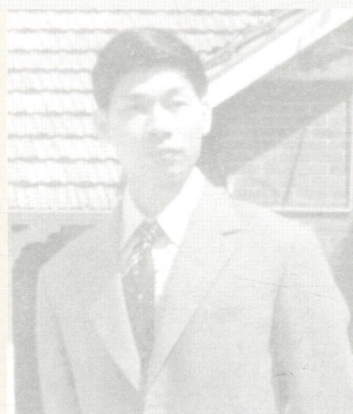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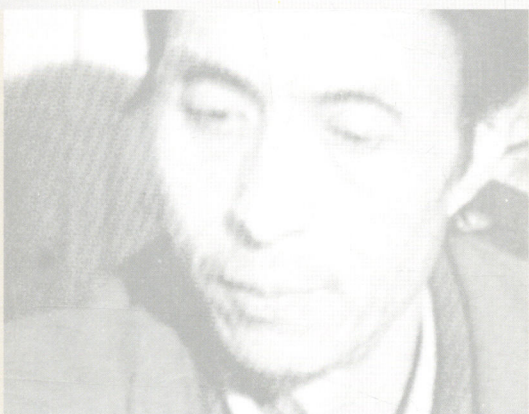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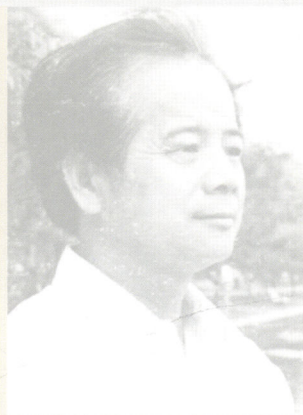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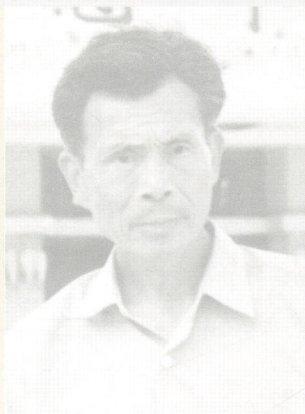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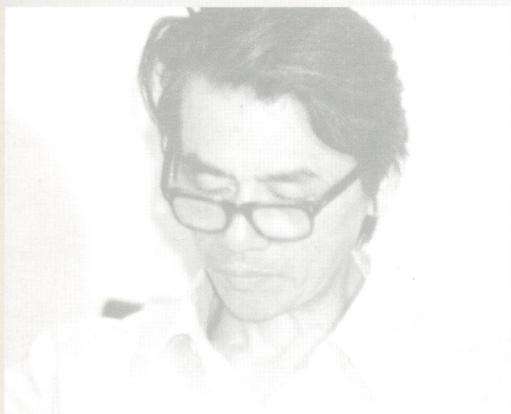
16年后 - 深圳艺术节回顾邀请展

THE RETROSPECTIVE EXHIBITION

OF SHENZHEN

FINE ART FESTIVAL







16年前深圳艺术节期间吴冠中先生在深圳沙头角写生

16年，青年步入中年，老年又向
中年时靠拢，而艺术的青春却
显得分外亮丽！

贺 16年后深圳艺术节回顾
邀 请展

吴冠中
2001.九月
北京

前言

16年后——深圳艺术节回顾邀请展



十六年前，

正处建设初期的经济特区深圳组织了一次重要的文化活动——“深圳艺术节”。数十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国画家满怀热情地会聚梧桐山下，举办画展，切磋画艺。他们脚踏改革的热土，沐浴开放的清风，感受到祖国巨变的脉搏，畅想新时期中国美术的前景。“深圳艺术节”一反当时全国美术展览的单一样式，开画坛新风之先；“深圳艺术节”显示了年轻的特区在经济建设同时发展文化事业的远见和决心；“深圳艺术节”在这片新开垦的土地播下了美术的种子。

十六年过去了，

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了祖国大地，深圳已经成长为一座初具规模的现代化都市。深圳的文化事业也长足发展，硕果累累。三座专业美术馆和每年一百多项美术展览，包括全国美展和重要的国内外画展，已成为深圳文化的一道风景线；深圳主办的国际水墨画双年展，是海内外著名的美术盛事；画院、雕塑院等专业创研机构和大学的艺术系、艺术学校的美术专业等美术教育机构造就了深圳的美术人才和队伍。

中国美术事业正逢继往开来、改革出新的繁荣盛世，“深圳艺术节”的参与者，许多是当时崭露头角的优秀青年画家，这一时期，他们为中国美术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，已成为当代中国画坛的栋梁之材。十六年间，他们多少次重来深圳，以汗水和心血浇灌着深圳这块美术新田。

我们都怀念“深圳艺术节”。

十六年后的今天，

“深圳艺术节回顾邀请展”让我们又聚会在这里，我们的队伍更大了。回首十六年，心旷神怡。我们跨越了二十世纪，站立在新世纪的大门。瞻望前程，踌躇满志。

试想再过十六年，将是何等辉煌的景象。



2001年10月于深圳

目录

16年后——深圳艺术节回顾邀请展



前言 / 董小明

回顾篇

- 3/ 关山月 在深圳艺术节上的发言
- 4/ 吴冠中 无心插柳柳成荫
——中国画创新杂谈
- 7/ 周思聪 读画琐记
- 8/ 石 虎 绘事记语
- 9/ 林 壖 钓语
- 11/ 徐 希 生活的启示
- 13/ 王晋元 深入生活，开拓花鸟画的新意境
- 15/ 苏 华 打入去的同时，时刻想着打出来
——也谈中国山水画的创新
- 17/ 陈永锵 老调新弹

求索篇

- 21/ 林 壖 静静十六年

● 图版

- 23/ 王明明 《雪域暮归》 143 × 220 cm
- 24/ 王明明 《溪山春晓》 143 × 220 cm
- 27/ 王玉珏 《十里荷花》 63 × 65 cm
- 28/ 王玉珏 《仙子》 112 × 45 cm
- 29/ 王玉珏 《翩翩》 63 × 65 cm
- 31/ 王晋元 《秋日秋风乱秋塘》 137 × 135 cm
- 32/ 王晋元 《雨林家族》 139 × 135 cm
- 33/ 王晋元 《雨初歇》 137 × 135 cm
- 35/ 王维宝 《野趣》 102 × 102 cm

- 36/ 王维宝 《古长城》 240 × 120 cm
- 37/ 王维宝 《静夜》 121 × 83 cm
- 39/ 方增先 《藏女》 69 × 69 cm
- 40/ 方增先 《母与子》 83 × 152 cm
- 41/ 方增先 《母与子》 89 × 96 cm
- 43/ 方楚雄 《紫云》 124 × 162 cm
- 44/ 方楚雄 《岁月》 177 × 191 cm
- 45/ 方楚雄 《鼎湖山中》 178 × 190.8 cm
- 47/ 伍启中 《山谷流云》 76 × 83 cm
- 48/ 伍启中 《澳洲少女》 68 × 135 cm
- 49/ 伍启中 《石崖村》 97 × 68 cm
- 51/ 刘大为 《牧歌》 68 × 68 cm
- 52/ 刘大为 《金色的玉树草原》 68 × 68 cm
- 53/ 刘大为 《天山鼓声》 68 × 68 cm
- 55/ 刘国辉 《女人体》 70 × 70 cm
- 56/ 刘国辉 《女人体》 70 × 70 cm
- 57/ 刘国辉 《只缘袅娜多情思，
更被春风长倩猜》 70 × 70 cm
- 59/ 朱理存 《石榴熟了》 70 × 137 cm
- 60/ 朱理存 《金秋时节》 70 × 137 cm
- 61/ 朱理存 《牧趣图》 70 × 137 cm
- 63/ 汤集祥 《澳洲生态自然》 68 × 100 cm
- 64/ 汤集祥 《澳洲生态自然》 68 × 100 cm
- 65/ 汤集祥 《澳洲生态自然》 68 × 100 cm
- 67/ 杨力舟 《鼎城奔腾》 178 × 200 cm
- 68/ 杨力舟 《赛前》 207 × 143 cm
- 69/ 杨力舟 《腾风万里》 206 × 175 cm

71/ 苏 华 《大雾》 69 × 136 cm
72/ 苏 华 《乌云》 69 × 136 cm
73/ 苏 华 《八方风雨》 71 × 136 cm
75/ 张 广 《火鸡图》 123 × 178 cm
76/ 张 广 《群马图》 123 × 242 cm
77/ 张 广 《秋牧图》 123 × 242 cm
79/ 张绍城 《伙伴》 69 × 68 cm
80/ 张绍城 《小扁担》 136 × 68 cm
81/ 张绍城 《春江水暖》 68 × 68 cm
83/ 林 壖 《下午茶·访印写生》 130 × 68 cm
84/ 林 壖 《昨夜风雨》 132.5 × 64 cm
85/ 林 壖 《阴云》 132.5 × 64 cm
87/ 林丰俗 《岭上多白云》 69 × 69 cm
88/ 林丰俗 《玉屏岩》 68 × 68 cm
89/ 林丰俗 《丹霞朝墩》 68 × 68 cm
91/ 招炽挺 《觅》 130 × 123 cm
92/ 招炽挺 《山泉》 105 × 106 cm
93/ 招炽挺 《晨曲》 97 × 96 cm
95/ 陈永锵 《俯身大地报天恩》 246 × 125 cm
96/ 陈永锵 《浩气如虹》 240 × 125 cm
97/ 陈永锵 《岭海绿风引歌长》 246 × 125 cm
99/ 施大畏 《高原的云No.2》 88 × 94 cm
100/ 施大畏 《牧羊人No.3》 88 × 94 cm
101/ 施大畏 《牧羊人》 88 × 94 cm
103/ 郭全忠 《归》 124 × 147 cm
104/ 郭全忠 《相面》 94 × 176 cm
105/ 郭全忠 《情系西部》 94 × 176 cm

107/ 董小明 《墨荷 横披之九》 120 × 160 cm
108/ 董小明 《墨荷 斗方之六》 105 × 105 cm
109/ 董小明 《墨荷 斗方之十一》 105 × 105 cm
111/ 舒传曦 《冬》 180 × 85 cm
112/ 舒传曦 《秋》 尺寸: 180 × 85 cm
115/ 谢志高 《雪原人家》 180 × 192 cm
116/ 谢志高 《原野》 70 × 140 cm
117/ 谢志高 《冬雪》 70 × 140 cm
119/ 徐 希 《湘西小镇人家》 144 × 181 cm
120/ 徐 希 《瑞雪图》 144 × 181 cm
121/ 徐 希 《湘西苗家集市》 147 × 179 cm
122/ 徐 希 《海风阳光》 144 × 181 cm

● 画家画语

125/ 方增先 求索中的现代人物画

——谈海派人物画

126/ 王明明 我的话

126/ 郭全忠 我的画

127/ 林 壖 画画者谈笔墨

132/ 谢志高 新与旧

133/ 陈永锵 寻觅生命的诗意

133/ 汤集祥 开心时光

134/ 张绍城 观念与语言

135/ 王维宝 艺道胆、识、魂缺一不可，

真魂尤难矣

136/ 苏 华 因为有爱

(排序不分先后)

回顾篇

(摘自《深圳艺术节论文集》)

16年后——深圳艺术节回顾邀请展



'85



艺术节纪念铜像 梁明诚

團 結、交 流、探 索

邀請三十二位著名國畫家
參加作品展覽及進行學術研討

Unity · Exchang · Exploration

INVITING 32 FAMOUS ARTISTS, EXHIBITING THEIR WORKS,
ENGAGING IN THE ACADEMIC DISCUSSION.

主辦單位：深圳市文化局

SPONSOR UNIT : SHENZHEN CULTUREAL BUREAU

在深圳艺术节上的发言

关山月

深圳不但是经济特区,而且精神文明建设上也先走了一步。这次深圳首届美术节的举办,便是一项精神文明建设的项目。这届艺术节,主要是邀请中青年国画家参加,到会的同志,都是我国当代美术事业的新兴力量,代表着社会主义美术事业的未来与希望。我作为美术阵线的一辈人,能参加这样一个年青人的盛会,感到非常高兴,也感到非常荣幸。

荀子说:“非我而当者,吾师也;是我而当者,吾友也;谄媚我者,吾贼也。”我还想补充一条:毁谤、中伤、污蔑我者,小人也。我希望大家都在共同的美术事业上结成良师益友,志同道合,团结一致;不一致的,也可以求同存异。

我的第二个希望是:我们已经赢得了一个文艺春天,获得了创作自由。在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,我们可以偏爱,但不可偏废。我们可以师古,但不要泥古,不能食古不化;我们提倡师造化,强调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,但不能做自然的俘虏、自然的奴隶。我们要主宰自然,要做自然的主人。

艺术作品是时代的产物,是生活的反映。时代不断地发展,生活不断地变化,思想也必然跟随着起变化。思想变了,笔墨一定要变。石涛说的“笔墨当随时代”就是这个道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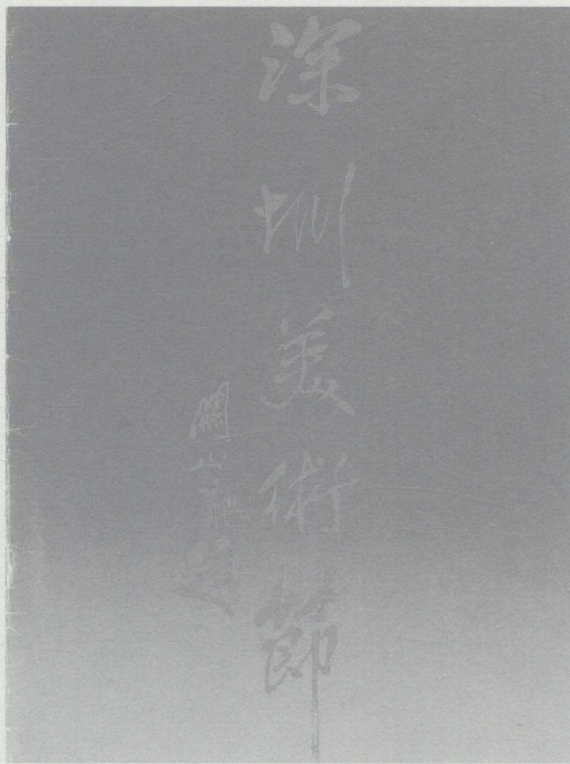
我的第三点希望是:立足本国,面向世界。

过去我们吃过自我封闭的亏,现在开放了门户,外间空气一旦冲进来,又容易伤风感冒。我们只能防感冒,不要害怕感冒又把窗户关起来。

我们往往由于少见多怪,坐井见天天不大。过去我对世界现代派美术不了解,现在也不大懂。其中有个欣赏习惯问题,也有个时代背景和经济基础问题。去年在华盛顿参观了贝聿铭设计的现代美术馆,是立体几何形的外表,里面配合建筑需要的陈设,都是现代派的雕塑与绘画,感到很舒适,

很大方,很统一,产生一种协调的美感。但是如果挂一幅古老的中国中堂画,那就不伦不类了。我从这里得到启发,即看问题要从实际出发,不能一成不变。

现在是开放的时代,既可以引进又可输出。我认为科技、资金和管理毫无疑问,应以引进为主,至于文化艺术也应引进一些,但我主观认为,应以输出为主。过去由于自我封锁,很少交流,国外对我们很不了解,就算对我们有所了解,也只了解一点古代的东西。五大洲,我有机会去过四大洲,有过一些接触,深深感到他们对我们确实不了解,特别是对当代更不了解,但很想知道。我们一定要立足本国,把自己民族的、民间的、有自己特色的、富有时代精神的优秀的东西,有组织、有目的地介绍出去。我们不能光吃老本,只介绍一些老古董,要改变这种“今不如昔”、“厚古薄今”的旧观点。我们除了组织展览外,还希望通过出版的渠道推荐出去,争取他们的承认,争取他们的了解,满足他们的需要,达到真正的文化交流。



无心插柳柳成荫

——中国画创新杂谈

吴冠中

常有昔日的学生及一些年轻人来信请教中国画的创新问题,我自己也创不好,怎能答复,谁又能开出创新的方案呢!都在努力创新,在探求各式各样的新手法,想出奇制胜者尤多。新手法、新样式固然也促进艺术内涵的递变,但技的演变若并非缘于情之生发,一味为标新而立异,则有意种花花不开,技中求艺,缘木求鱼。无心插柳柳成荫,倒是符合艺术诞生的规律。

大家早已认识近亲繁殖之恶果,如何吸取外来营养是传统健康发展的关键问题。伟大传统历史悠久,内容博大,但只求继承,还是比较单一的,有案可查,有例可循,要做到继之承之而不走样并非不可能。不守家规,爱上远方来客,同外国联姻生个漂亮混血儿是喜事,但在艺术上杂交而生出出色的混血儿来却困难得多,然而新生的混血儿一代将是世界艺坛上强劲、活跃、健康的一代,明天是属于他们的!有东方父亲和西方母亲的混血儿,也有东方母亲和西方父亲的混血儿。东、西方艺术的融汇与结合更复杂多样,不限于油彩与水墨之差异,不限于写实与写意、体面与线条、绘制与书写……千里之行始于足下,从脚下谈起。从总的方面看,中国画大都着重用线造型,完成轮廓是绘事之本。印象派否认线之存在,认为物与物相碰或相托都凭色相及明度的差异,其间并没有线,线只是人为的界线。他们所见的全是空间世界中物与物的关系,不着眼孤立的物象,一味强调空间气氛中色相之美感。由此观之,中国画在纸的平面上用线画出清晰的形象,白纸上出现一个形象,形象是相对孤立的,与白纸背景并无严格的制约。无环境制约,突出了剪影式的形象,往往很醒目,但手法毕竟太单一,面对千变万化的客

观世界,表现的能量极有限。古代的范宽、近代的龚贤体会到环境深远与体面厚实之重要,他们利用惯用的线之结构与笔触来制造厚实与深远感;米芾用墨点之浓淡来渲染空间层次;虚谷在线的断续中求其苍茫,竭力使形象溶入无尽的空间里,利用白背景作统一基调,使形象与背景浑成一体,避免了剪影式的单薄感。这些有创造性的杰出作者们在工具的局限性中竭力发展表现手法,丰富画面,引深意境。他们在时代的局限中开辟了田园,艰辛地打下了自己耕作的粮食,我们吃其老本?参照印象派及其他西方许多有贡献的流派,参照雕刻、音乐、建筑、摄影……我们更能体会古代大师们用心之良苦,敬佩他们。但我们已处于更有利的条件之中,子孙从爷爷的孤陋中走出去!

杰出的作品不受时代的淘汰,印象派否定不了我们的线之特色。比印象派更年轻更新的西方画派吸取了东方的线与韵,谁也说不清混血儿最早诞生于东方还是西方。怕只怕混血儿偏偏吸取了父母的缺点。郎世宁讨好皇帝,委曲求全,用西方细腻的写实手法画中国人喜爱的题材,描画力求逼真,以立体感炫耀,其效果仿佛是制作了一批塑料花卉及禽兽模型,以此瞒骗皇上似乎蛮可以了。自意大利文艺复兴以后,西方绘画充分发挥了写实的本领,杰作无数,但杰作之



所以杰出,主要是由于出色地表达了美感意境。若只论逼真,则逼真的作品太多太多了,未必动人。郎世宁引进来逼真之道,在技法上也有可借鉴,作为一个画家,必须充分掌握表现物象的基本能力,十八般武器样样拿得起来。“燕尾剪波缘皱”,燕尾那敏捷的一转,一剪,水波被剪而荡漾,波纹紧逐燕尾,线与线之间种下了剪不断的情思,启示了中国画家的诗情画意。郎世宁并没有体味到这种运动世界的韵律节奏美,他刻意追求那燕的立体感、水波似静物般逼真的傻相,舍本而求末。我冤枉郎世宁了,因我并未见他画过燕尾剪波,但从他整个艺术观看,确乎是只见其物,未见其美,而且有时愈刻画反而愈突出了丑感。我是从实践中多次体会到这种甘苦的。早年学画水彩,有一回家里买来两条极新鲜的桂鱼,湿漉漉,水淋淋,黄与黑的斑纹是那样的夺目。鱼等着下锅,我抢着画,抢那点水汪汪的色之美感。家里干脆说鱼暂时不吃,让我慢慢画。我于是另换一张较大的纸,仔细刻画起来,最后画成了鳃、鳍历历可数、眼目鼓鼓的两条死鱼。当然,并不是一概不能细画和具体刻画,有时美感正隐藏于繁杂之中,不深入刻画是不肯显现的。

我不喜欢郎世宁的作品,不是由于他引进写实,而是他并未体会中国绘画的精英之所在,只作了些表面的、肤浅的中西混合。不少人,包括我崇敬的老师,曾主张东学为体,西学为用,要立足于传统来吸取点儿西方。在学习过程中,我理解绘画上的这“体”之所指,似乎是偏于格局、程式及笔墨等方面。又说要在传统的基础上吸取外来,则这基础的含义指什么?基础范围有多大?边界何在?既是传统,便包含时间的递变和发展,则传统的基础当不局限于发祥之地了。想来想去,还是由于社会的变、生活的变、思想感情的变、审美趣味的发展,因而孕育了新时代的绘画,其中交织着纵的传统因素和横的外来影响。是否纵线一定比横线重要呢?一家有一家的说法,愿不同厂家织出不同经纬的锦缎

来。学西方,远不止是学那点写实手段,而主要是剖析其艺之所在,他们有高明的艺。就说印象派,早就风行全球的了,貌似印象派或标明印象派的仿制作品汗牛充栋,都是花花的色彩、蒙蒙的景象、粗糙的笔触,东施效颦者居多。莫奈他们在探索色彩表现力的同时,直扑新的美感,这种美感中含蕴着东方的韵律

感、挥毫与搽抹之快感、虚幻与消逝的神秘感……有人将扬州的李鱣等人与印象派攀姻亲,共同的感受与通感等等都是存在的,但就一点同感并不能替代对西方绘画的认识,或自诩古已有之。我们还是要深入研究,研究现代及当代西方画家的所思所为。我自己过去总特别注意吸取了东方特色的西方画家,其实这里多偏爱。

前年,非洲塞内加尔的挂毯到北京展出,引起了美术界的喝彩。毕加索真厉害,他有一双洞察各类造型美领域的慧眼,他发现了非洲民间艺术的强劲风格,为之拜倒、歌唱、追踪。通过他的再创造,人们更看清了非洲艺术的特色,他起过反射非洲艺术美的镜子的作用。塞内加尔挂毯展是现代作品,是他们传统的继承与发展,但其间看得出也有毕加索的伴奏。今年在北京展出了陕西渭北地区的拴马石,粗犷、率直、纯真,又引起了美术界的喝彩。然而许多出色的民间艺术已不为民间重视,而美术工作者们倍加爱护、珍惜,也

